

# 中国人民解放军 征程亲历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程  
亲历记



## 巨澜奔腾

解放军出版社

# 光荣 记录 记忆 亲历记

巨澜奔腾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程

解放军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澜奔腾/《光荣记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征程亲历记》编委会编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光荣记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征程亲历记)

ISBN 978—7—5065—5444—2

I. 巨… II. 光… III.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IV. E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6695 号

**书名：光荣记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征程亲历记·巨澜奔腾卷**

**作者：**解放军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 梁 李正琴(特邀)

**装帧设计：**十亩·蔡天富

**责任校对：**郭艳徽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话：**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160 毫米×230 毫米 1/16

**字数：**439 千字

**印张：**27.5

**印数：**1—6 000 册

**版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65—5444—2

**定价：**4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出版说明

为帮助广大读者熟悉我军的辉煌历史，继承发扬胡锦涛主席高度概括的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我社编辑出版了这套《光荣记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征程亲历记》丛书。

本书按照我军历史进程分六卷，每一卷以该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干，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我军高级将领等300余位亲历者的回忆录、回忆文章中精选权威章节，以高层决策者宏观叙述为主、基层一线指战员微观叙述为辅，并配以提纲挈领的导语和相关图片，力求做到历史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叙述生动，内容真实。

在编选中，我们本着忠于历史、忠于原创的原则，只作篇章上的删减，基本不作内容上的改动。由于亲历者回忆录以个人实践活动为主线叙述，一些本该详述的军史重大事件未选到合适史料，只能留待以后新的史料弥补。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我军许多高级将领的大力支持。有的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写了一批很有分量的新稿件，如记录“神舟六号”升空、驻军香港、九八抗洪、海军舰艇编队环球航行、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俄联合军演等内容的篇章都是首次公开发表，从而使这套丛书成为比较完整而权威的我军八十年征程亲历记。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装备部首长和有关部门、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和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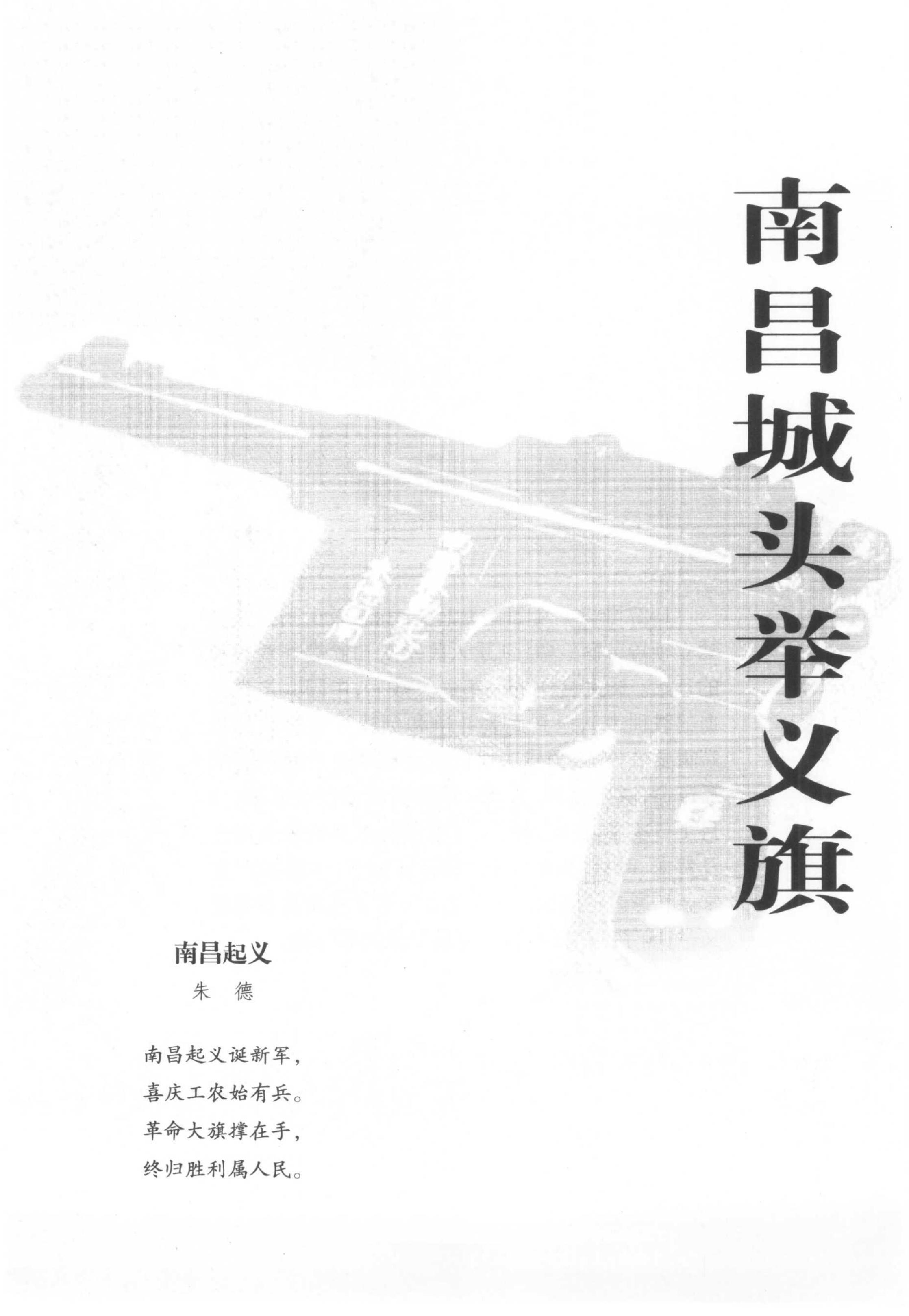
<b>南昌城头举义旗</b>	1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3
打响第一枪	8
南下潮汕	12
 <b>霹雳一声暴动</b>	 17
敌人打我们,我们要还击	19
燃烧的烈焰	22
 <b>退兵的一仗</b>	 33
重整旗鼓,待机再起	35
提前起义,突然袭击	40
失败不算什么,失败了再干	45
 <b>八月桂花遍地开</b>	 49
黄麻义勇	51
湘鄂西烈焰	58
弋横烽火	65
湘南怒涛	71
八闽雷霆	79
渭华战云	91
平江金戈	100

百色风暴	113
宁都暴动	123
琼崖英姿	132
<b>建军之本</b>	<b>137</b>
三湾改编	139
古田会议放光芒	149
<b>巍巍井冈山</b>	<b>157</b>
雄师会井冈	159
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	168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	175
井冈山突围	181
<b>血染红土地</b>	<b>187</b>
横扫千军如席卷	189
赣水苍茫闽山碧	196
唤起工农千百万	206
东方欲晓	214
黑云压城城欲摧	220
<b>万水千山只等闲</b>	<b>227</b>
突破四道封锁线	229
转兵贵州	241
遵义城头金光闪	247
四渡赤水出奇兵	252
调虎离山智取金沙	256
大渡河畔英雄多	265
雪山低头迎远客	278
嘉陵江畔军情忙	282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296

孤军北上逞英豪	303
奠基西北	312
千里雷声万里闪	320
回旋乌蒙山	333
激流归大海	353

<b>风雪祁连山</b>	367
悲壮的征程	369
血洒祁连山	379

<b>创业艰难百战多</b>	397
油山坚守	399
闽西三年	415
皖浙赣边游击区	425



# 南昌城头举义旗

南昌起义

朱德

南昌起义诞新军，  
喜庆工农始有兵。  
革命大旗撑在手，  
终归胜利属人民。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决心领导人民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2.3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 ■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他在 1946 年 9 月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南昌起义时回忆：

北伐军到达京沪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4月11日，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第二天“四一二”，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30多人，伤200多人，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逮捕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5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



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周恩来

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独立 15 师,叶挺 11 军 24 师,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这一起义的失败,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 1 师会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武汉警卫团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

时任起义部队第 9 军副军长兼第 3 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朱德回忆:

在武汉,党就决定了南昌暴动。

当时我们的部队力量太小。如果革命军力量大,那时向革命方面分化的还要多些,但是只有叶挺带的军队、张发奎的一部分。叶挺从广东出发时,只一个独立团最可靠。叶挺在武汉成立了师。那一团因而发展为 5 个团,成立了两个师。就是叶挺的 25 师、24 师。这是主力,在 24 师中有一团靠不住,后来跑了。另外是贺龙的 20 军,有 3 个师约 8 个团。最可靠的新编第 3 师,有一个教导团,团里多半是学生,有些还是临时编制的……这些武力,纷纷集中在九江、南昌。张发奎是想回广东,队伍还没撤下来,蔡廷锴带了一个师同叶挺一路……

我们开始布置了。从南昌被赶出来的人,以及在武汉的人都赶到南昌去集中。不过有很多地方,那时被隔断走不来。

南昌有朱培德一部分部队,做留守。我们部队从九江开往南昌,就有相当布置,一般的是我们人多,敌人兵少。我们有把握,在军事上是会顺利的。

这样多兵团集中南昌一地,街街缝缝就都住满了。就计划在 7 月 31 号晚上暴动,这时队伍到南昌也不过一天左右。到那天晚上,人们还不曾觉得我们在各方面都已布置好、计划好。主要是贺龙、叶挺在这里面领导。不过集中的人有很多,周恩来、刘伯承、林伯渠、徐特立、彭湃、恽代英、郭沫若,许许多多的人,张国焘、李立三,还有些左派的国民党……

计划晚上一点就开始解除朱培德部队的武装，我被分派的任务是，邀请朱培德下面的一些军官。一直搞到夜晚9点，还拉在那里饮酒。可是因为发命令太早，一下走漏了消息。那是贺龙部队一个云南人的营长去报告的。他们得到消息，因为封建关系，立刻惊怕起来，马上派人来叫这些军官立刻回营。他们起来要走，我不好拦挡。不过这时朱培德本人是到庐山去了。他们走了，我也就回去。此刻街道上已不通行了。我赶到贺龙的司令部告诉他消息已经走漏了。于是不得不提前两点钟暴动就开始了。

到天亮，一切已经完全解决了。

在军事上算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南昌的银行、机关都掌握起来了，就宣布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坚持国民革命，但还没有宣布土地政策……张发奎马上就带队伍来追，我们就以25师的一部分在屠家铺堵着他们……但是，在暴动期间没有把赞成我们的广大群众、工会、农会号召起来，没有组织新的队伍、把枪支集中起来，过了两三天就准备走了。

中共中央前敌军委书记、南昌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聂荣臻回忆南昌起义：

我党“五大”以后。国内政治形势更加紧张。先是冯玉祥倒了过去，他把政工人员都“礼送”出来了。刘伯坚等许多同志，就是这个时候从冯玉祥部队出来的。

6月上旬，汪精卫、唐生智、冯玉祥等所谓“左派”在郑州开会进行分赃，搞了郑州协议，冯玉祥占据河南、唐生智回师武汉。这样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等就都搞到一起了，将矛头一致对着共产党。我们原计划依靠



南昌起义指挥部——江西大旅社

汪精卫反击蒋介石反共政变的想法破灭了。

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国共分裂已成定局。怎么办？只有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才是唯一出路。可是，是武装反抗还是妥协退让，党内争论得很激烈，陈独秀就是坚决反对进行武装斗争的。正在这时，中央向我们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并要我们抓武装，组织一支5万人的队伍。不料国际的这个指示，却被国际代表罗易拿去给汪精卫看了，使汪精卫加速了镇压共产党的阴谋步骤。这也促使我们尽快发动南昌起义。

7月中旬，中央组成了5人临时政治局，排除了陈独秀的错误领导，发布了7月13日宣言，并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举行南昌起义，是7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做了决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当时我们在九江的部队，有叶挺的24师，贺龙的20军。张发奎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也都在九江一带。这些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

我们比恩来同志早走了个把星期。叶挺在南昌起义后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的7月20日的九江谈话会，我参加了。

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前后，由于武汉形势紧张，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先后到达九江。叶挺说的20日的谈话会，实际上是一些中央负责人的碰头会。当时我和叶挺在一起，因为在武汉就决定，到九江时第一个通知叶挺。我们到九江后，就住在叶挺的司令部。

参加20日谈话会的有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等同志，还有一些中央委员和叶挺同志。会上，李立三等同志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我说不行，必须等中央命令。他说，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起义工作已经组织了，下个命令就行了嘛！我说，不这么简单，我们来的任务是做好组织部队起义的准备，准备工作也很重要。但是，有几个中央委员主张马上干，不等中央命令，特别是李立三，说我奴隶主义，胆子小，等等。我说，临来的时候，恩来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命令，不能自由行动。

李立三还说，你要听中央委员的。我说，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位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经过一番争论，会议最后决定，还是等中央的命令。

我们到九江以后，就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去传达。因为起义计划是非常秘密的，主要是传达给各部队负责同志，有些部队传达得宽些。我们向这些干部介绍了整个形势，说明了任务，指出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起义。然后，告诉他们做好一切准备，一接到中央命令，就立即行动。

这期间，我还上了一趟庐山。当时，鲍罗庭在庐山，叫我去向他介绍南昌起义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进行的情况。我很快地上了山，向他介绍了中央的决定和部队的准备情况。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张太雷同志。鲍罗庭所以找我了解情况，是因为他就要回国了，了解我们党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回去之后好有所交代。因此，他听过我的介绍后，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不久，他就奉调回国了。多年后，恩来同志还问过我，在庐山见到的是鲍罗庭，还是罗明那兹？我说是鲍罗庭。

按照恩来同志给的任务，我还专程去通知了刘少奇同志。在九江，我通过林伯渠同志的弟弟林祖烈，了解到少奇同志的住处（具体地点记不清了），他当时似乎因为患肺病在疗养。我同他见面后，通知他中央决定要在南昌起义，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从庐山回到九江，继续按原定计划向各部队传达。除叶挺的 24 师外，还有张发奎的其他一些部队，特别是李汉魂的 25 师，我去的次数比较多。

接到我们的通知后，有些部队就陆续向南昌集结了。叶挺的 24 师，贺龙的 20 军，还有蔡廷锴的第 10 师，分头向南昌开进。留在九江一带的还有 12 师和 25 师，而 25 师是我们预定参加起义的主力之一。整个准备工作，进行得比较周密。因为我们党从国民革命军成立时期起，不断向军队派遣了大量党的干部，各部分军队中，差不多都有我们党的力量。所以一经传达要起义的指示，大家就很快按党的要求进行准备。我们前敌军委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 南昌起义有关情况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直接领导下，集结于江西省南昌市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10、第24师，第20军第1、第2师，第五方面军第3军官教导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同日，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第73团、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离开九江马回岭驻地，次日开到南昌，参加起义。

8月2日，南昌起义部队进行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部队编为3个军，共2.2万人。即：第11军，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辖第10师（辖第28、第29、第30团）、第24师（辖第70、第71、第72团）、第25师（辖第73、第74、第75团）；第20军，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辖第1师（辖第1、第2团）、第2师（辖第4、第5、第6团）；第9军（只1个营的兵力），朱德任军长（8月3日由副军长升任），朱克靖任党代表。

## ■ 打响第一枪

起义部队第11军第24师第72团第3营营长袁也烈回忆南昌起义经过：

1927年7月30日下午，是党向部队庄严宣布起义的战斗命令的时刻。国民革命军第24师一部分营长以上的军官，上午接到师长叶挺的紧急通知：下午某时在南昌某地开会。我们讨伐叛徒夏斗寅的战斗胜利后，乘胜追到南昌。那时的任务是集结待命，出发讨蒋。全师官兵正整装待发，到处响着“打到南京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声。不料近日传来的消息却是：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秘密会议，阴谋叛变革命，投降蒋介石。这一来，全师上

下更加震怒，谁都急切地等待着党的新的号令。因此，这天接到通知的军官，都不期而然地猜想到一定是党中央来了行动的指示了。

下午 2 时左右，南昌城里的天气闷热得难熬，约莫有 40 多位青年军官——有团长、团政治指导员、团参谋长、营长及师部的若干人，一个个穿着被汗湿透了的军装，骑着汗溜溜的军马，急急忙忙到达会议地点。他们脸上都很严肃，但谁也掩饰不住兴奋的神色。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闲人一个也不许进来，看来会议很机密。

叶挺师长首先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决定。党对当前的政治形势的分析是：宁汉合作，已成定局；汪蒋联盟的反革命大阴谋已经表面化了；革命遭到了严重的危机。党中央一部分同志已赶到南昌，开了紧急会议，作出了决定，即是：实行革命起义来挽救目前的危局，粉碎反革命分子的联合阴谋。党在这个紧要的时机，还没有来得及清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没有来得及制定今后的行动纲领，甚至起义以后下一步的行动如何也没有明确确定。但党却坚定地指出：必须以武装起义来回击反革命的进攻。这样一个断然的决策，正是每个到会军官长期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所盼望不到的，现在盼到了，当然坚决拥护。

接着师参谋长在会上作战斗计划的报告。他指着一幅标好红蓝色符号的军用地图说：“敌人的兵力是朱培德一个警卫团、第 3 军两个团、第 6 军一个团、第 9 军两个团，加上留守机关共约 1 万余人；而我们的兵力却有 3 万余人！我们和贺龙同志率领的第 20 军在一起行动，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但是敌人有增援部队，有的 24 小时可到，有的两天之后可以到达。如果让敌增援部队到达，战局就复杂了，下一步行动就有困难。”他要求在一个夜晚全部解决战斗。为争取时间，顺利完成战斗任务，叶挺师长又对有关战术问题作了指示。

当时，我是第 72 团第 3 营营长，奉命执行一个独立的战斗任务。我听了党的决定后，感到这次行动，比之北伐誓师，比之为保卫武汉第一次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军队的那次战斗，意义还更重大，回来后，立即满怀信心地组织战斗。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 3 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党员多于共产党员。这些国民党员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共产党走，但对国民党军作战的坚决程度，尚待考验。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可能的。为了严守军事秘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便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就是7月31日的清晨，我利用关系，化装到东门附近的一个营房里会朋友。这里即是今晚进攻的目标。我仔细调查了敌情、地形、道路之后，发现敌人有1个团部、1个营部、7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共2个营以上的兵力，比师部原来估计的兵力要大得多。我们一个营，要歼灭两倍于自己的敌人，吃得消吗？我仔细思考一番，认为我处主动，敌处被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可全歼敌人。于是下定决心，在归途中拟好了歼敌计划。

团部批准了战斗计划之后，党的小组讨论了执行计划的办法（那时军队党的组织是极秘密的，团有支部，营有小组。我们营里没有战士党员，只有军官党员大约四五人），对于如何保证战斗的突然性和秘密性，作了周密而具体的安排。

下午，全营官兵都接到通知：准备黄昏之前出发。晚饭提前吃了。战士们照例要擦拭武器，轻减行囊，归还借物。班、排长都准备好自己应该准备的东西。他们知道夜行军不能没有照明器材，有的买电筒、有的买电池。这些都是经过暗示与关照，为夜间作战作准备的。

连的干部一直到队伍出发之前，才接到战斗任务，得知今晚这一震天动地的行动。他们兴奋，他们鼓舞。虽然略感时间有些仓促，但检查一下，准备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现在，大家只剩下一件心事：计算什么时候把任务传达给排长和全体战士。

队伍摆出一副行军的架子，浩浩荡荡沿着大街由西往东进发，行李担子紧跟在后面。街上行人稀少了，电灯已经亮了，兄弟部队也在调动，有的像在集合，有的像是行军。但军官们都心中有数，互相信照不宣。走了一个多钟头，约摸到了东门附近，队伍便停下来休息。

营部的副官带着传令兵以联络官的名义，走进当面一座大营房。这里是驻军的团部，也是预定今晚攻击的敌军。他会见了那里的团长，声称自己的部队刚从外面进城来，找不到宿营地休息，打算借他们营房前面空地上露营，并问可否借用一点房子办公。那个团长拒绝了借房子，但对于靠近他们的营房露营一事未加反对，副官随即请求发给联络口号。敌军团长即指示参谋办理。

敌军参谋抄给了普通口令和特别口令。有了这个口令，我们就可以毫无阻挡地进出营房了。那参谋还告诉我们的副官说：“刚才接上级通知，说今夜城里部队移动频繁，要注意防止发生什么事情，请你们加强警戒。”这位参谋虽然糊涂得可笑，但可看出敌人的高级指挥部已在注意我们的行动了。